

風塵瀕洞室日抄

紀果庵

昔黃東發爲黃氏日抄，述記考索，深有名理，四庫提要極稱之。余好讀雜書，初無倫序，鳴居海外，盡苦風塵，夜懷寒澀，輒顧其居曰「風塵瀕洞室」，每爐火初溫，煮水綉綉作響，雖隔外風聲虎虎，沙磧撲窗，而發書疾覽，佐以紅茶，則大適意，不知其在唐庸數百里外也。於役金陵，轉息三載，花開草長，無復向日瑟縮之態，然春風至，亦可以昏兩間，耳鼻爲垢，是江南而有塞上思矣，取舊名而名之，匪直溫故，抑以知新焉。讀書無程，寫文無法，豈唯不敢妄擬黃氏，卽定著詩所云：「著書都爲稻梁謀」亦愧不足語於著書二字也，其將何以自解乎？有所得則記之，無所得則已之，如是而已，是爲序。

鹽菜

童時讀共和國國文，有曰：嚴霜既降，園菜漸肥，曝而醃之，其味鮮美，可以久藏不壞。輒以爲是我鄉大白菜，兩人名曰黃芽菜者，既來南始知二者非一，醃菜自是醃菜，與黃芽菜

渺不涉。清嘉錄鹽菜云：「比戶，鹽菜於缸裏，爲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刺蕪草爲條，而有各寸斷，鹽拌酒漬入瓶，倒埋灰窖，過冬不壞，俗名春不老。孫晉瀕鹽菜詩云：寒蕊秀晚色，油油一畦綠，殘年咬菜根，嗜此亦稱酷。所少官園送，絕喜野人關，壓肩一担霜，百錢買十束，結繩及嚴風，攤担暴晴旭，飛白撒晶鹽，殺青斷花玉，但覺兩眼饑，那顧雙手撥？醃醬中滴，醃雞張中滷，每飯他黃齋，儘焦就野綠，誰信百薯盤，至味等菠菜，皆著在室中，御冬亦已足。」詩雖不甚佳，但顧寫實，三百篇以葑菲禦冬，注者多云當係萊蕪蕪菁之類，詩多產於齊魯衛鄭，其說是也，吾鄉醃菜，則蕪菊芥菜耳，正與古合。春不老保定出產，乃芥之別種，亦卽雪裏蕪，而非如書中所云云也。余初不喜鹽菜，以爲老而無味，既久漬菜，遂甘三百蕪黃蕪矣。此物經發酵微酸，故又曰酸醃，北中每以黃芽菜略寬而醃之，卽酸菜，口味同嗜，千里故同，詎不異耶？然余獨喜黃芽菜之嫩而肥，昔人盛贊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始以爲黃芽也，今知非是，爲之索然。北人質實，不知揚其鄉風，

張家口產紫青株可五六十斤，肥極，固不爲海內所知，豈復黃芽菜哉。士大夫以菜根爲難嚼，儒者以首脣爲本分，山妻入市，菜亦以十元論斤矣，首脣蟹正不易餉。

蟹

秋深蟹肥，畢茂世可以拍浮一世矣。仁和吳桓生詠蟹詩云：「何事季鷹千里置，只思鱸膾故鄉秋？」張季鷹豈遠不知味，專鱸兩中始產，蟹則北方亦非罕見耳。余來京三年，每歲食之，均以洋澄湖爲蟹名，實不知其所從來，猶之北京必以勝芳爲首也。然今年蟹最瘦。古人持蟹，令人食黃，斯亦一異，清異錄載劉承勳言，十萬白敵一個黃大不得，此言蟹不知黃遠甚，蓋晉唐以後漸重黃蟹？余則卞急，食此有瘕疾。又如食蟹蟻，盡日嚼空蟹之煩，而嗜酒者方以剝刺爲得佳趣。正陽樓吃蟹，人備木槌之屬，又專收勝芳產之肥而鮮者，故人多趨之，京中無專食蟹所，多念燕趙不置。清嘉錄「燒蟹」云「湖蟹乘湖上蘆，漁者捕得之，粗入城市，居人買以相餽贈，或宴客佐酒，有九雄十雄之月，謂九月團圓佳，十月尖圓佳也。湯燻而食，故謂之燻蟹。」按燻者插筍即炸字。如油炸豆腐乾，正應寫作油燻也。兩人吃蟹油燻，北人只煮熱一品，若炸蟹黃蟹粉，則不能與燻蟹並論，小吃而非大嚼耳。松花江產蟹，其大如

輪，一跪一肉，可佐一餐，盡花雕二斤，或製爲罐頭，猶不失味，以予之蟹羹，庶幾食此爲得。惟聞不易捕，或措人致死焉。嶺表錄異：「海鏡，廣東人呼爲蠔菜蟹，兩片合以成形，鏡圓，中甚榮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胎，腹中小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頭足俱備，海鏡佩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剖之速，巡亦死。」此可謂蟹之奇者，屈翁山廣東新語，不知及此否，余藏有此書，而爲友人假去，惜不獲表之。北人嗜乾蝦，皆蝦之小而瘦者，俗曰蝦皮，其中輒有小蟹，其大如豆，蟹飽皆具，兒時頗以爲蟻，不知卽此否，若然，亦不易得也。蓋故書載記，每有故作神奇以爲炫者，果嘉螟蛉，亦此之類，昔賢辨之審矣。吾鄉春日，多食海蟹，甲端有二銳刺，乃螯蚌也，味亦甚鮮。兒時觀社戲，便買以歸，色紅而鹹，置數日不散，根爛前塵，不變亦有張季鷹思歸之念。

飲食之費

飲食之費，至今而極，一筵五百元，猶無下箸處，海上酒家，一席無不以萬論值者，然秦淮河畔之喧鬧自若也。考事變前宴會，每席不過十元，已有鴨翅，清稗類鈔記光緒已丑庚寅間，京官宴會，每席六兩至八兩，是四十年間，無若何變化，

光宣追溯乾嘉，以爲盛世，民國之人，未嘗不憶同光餘韻，至今日則又以戰前爲不可即矣，世事如丸走阪，滋可嘆息。光緒季年，黃岩喻志閣太史長霖在京師，厭酬酢之繁，有謝宴會私請一啓，略云：「供職以來，浮沉人海，歷十餘年，積八不堪，謹貢下忱，敬告同志：一，現處憂患時代，禍在眉睫，宴會近於樂禍，宜謝者一。二，今日財政窘困，民窮無告，近歲百物昂貴，初來京師，四金之饌，已足供客，今則倍之，尙嫌菲薄，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尋常數餐之容，久必傷廉，宜謝者二。三，京員舊六部，近添新署共十一部，而官益多，加以學堂林立，巡警普設，人數倍屢於舊，宴會之事，彌增彌繁，若欲處處周到，雖日日調客，日日設饌，仍有不逮，且京中惡習，已刻畫客，至申不齊，午刻肅客，至暮不齊，主人竟日衣冠，違客奔馳十里，炎夏嚴冬，尤以爲苦，宜謝者三。宴客略分數等。如貴人治遊，巧官奔競，建士行樂，可置勿論，若知交祖誼，朋友講習，韻分當然，似非得已，然近來酒食之局，大都循例應酬，求其益處，難獲一二，宜謝者四。」其餘四則，個人之私，姑不錄，但以所舉四者，今日視之，感想如何？治遊奔競，積久愈甚，廿五十年來，我國遂一無進步邪？爲之黯然。比來提倡儉約之說甚盛，故不惜拈此以見今昔一揆焉。宴會不守時刻，厥疾尤久。清稗類鈔云：「以請客遲到而謾友者，

如說雲帆春照是也，一日，雲帆招梁敬叔荻辰程晴峯潘榮達王國麟李蘭卿產章往其家，陪新簡金華太守楊古心兆璜，候至上燈時，古心猶未至，雲帆大怒，乃先入座暢飲，且曰古心必不來，卽來亦聽之，飲至三鼓，肴核盡矣，而古心忽至，雲帆乃侈口肆言，聲色俱厲，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心大慚沮喪而去。」此則頗資談噱，近來不守時之風，雖漸戢滅，然仍未見準時，恨無祝雲帆其人，以振作之。

鐵路

鐵路之利，夫人而知之。乃其初創，松滬鐵路，曾大爲居民所反對，以爲有礙風水，毀而投之江，卽今思之，一何可笑。江西胡思敬，清末名御史也，所輯閩閩備乘，頗資掌故，此老雖不憚劾當時宗室重臣之苞苴行賄，而於新黨設施，亦多不以爲然，用知是固時有非新非舊之一派，特既不得於新，更受軀於舊，朝廷自不容此種人立足耳。其審國病書，痛數新政之失，與所上諫新政疏可相表裏，報館，學堂，鐵路，皆在排斥之列，所論執拗，無取於今日，然亦未嘗不略中末流之弊，如鐵路云：「鐵路之議，倡自劉銘傳，當時阻撓者頗衆，自京漢京奉相繼告成，東南各省爭以此爲判竊，其實南北幹路既通，支路利少害多，當嚴禁舉債私辦；凡鐵路通有之地民必漸刁，

物必漸貴，俗必漸奢，遊手逐末之民，必輕於離鄉遠出，由是市鎮之民日衆而盜患多，鄉村之民日寡而田畝曠，不特江西南潯鐵路舉債至七百餘萬，入不敷出，地方受無窮之累也。又聞閩僑乘卷二鐵路條有相同議論，可參看。

條耕

俗音每可證古，不得以田夫野老少之，冀北稱打更曰「打更」，粵米音如「精」米，耕田曰「耕」地，而「更」「京」之音古本互通，故「履更」即「履耕」也，「花更」即「花莖」也，「更」亦與「耕」義近。太炎先生新方言，專辨此事，條理懇通，收獲獨多。余不明訓學，周豈明先生有天書之喻，蓋同盛焉。唯荷深入淺出，勿矧訂於陰陽清濁之理論，而取證於日用口語，或亦轉實通俗，惜乎音韻學者之唯高深是驚，令人如入五里霧耳。頃讀新方言一條云：「漢書律歷志，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度焉。鄭氏曰：度，音條葉之條，蓋凡中窳之器，可以容物者，皆謂之條。說文，條爲溫器，方言，盤謂之條統，此食器中窳容物者謂之條也。其條斗刁刀諸名，亦皆仿其聲類，並以中窳容物得名。辭類者，漢人謂之刀圭，即十分方寸七之一，刀即鹿字，圭者，漢律歷志，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是也。圭讀其者，支佳耕青同入對轉，

圭聲字多轉入耕讀，如圭田即頃田，跬步即頃步，今讀刀圭如條耕，正符其例。或說當爲調羹，非也，此以辭義，非以調羹，人所並知。」此說甚新穎有趣，無論調羹之義是否有約定俗成之價值，然由此方言而知古音之通轉，固遠勝一篇「娘日二紐歸泥說」矣。按饒音弔，今北京謂煮水器仍曰饒子，而日人更呼茶具之可提起者曰饒子，亦可爲章說一證。

行散

今多稱藥粉曰散，其意蓋或取分散不整意，然散之朔義，本是酒卮，甲文金異學形近。而散盤之散，又是地名，散宜生之氏是矣。魏晉人有行散之風，始於何晏，倘亦藥粉名散之本義乎？魯迅翁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說此甚詳。今撮其要如次：五石散乃毒藥，自何晏始服之，其藥用石鍾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合成，故名五石散。服之能轉弱爲強，而貧人不敢用，蓋食之不慎，往往致死，服後不久，藥力發作，名曰「散發」，此時必須走路，不可休息，六朝詩云：「至城東行散」，即此意。（或解行散爲散步，實望文生意也）行散後，體漸熱，熱久復寒，而不宜食溫物，服暖衣，反之衣少食冷，以冷水澆沃，始能收效，否則亦死，五石散緣是又曰寒食散。又行藥後，須飲酒。身體膨脹，必衣寬博衣，

赤足或者履，六朝多飲酒衣肥大着履，履是故也。貧人少暇，不能行散，更不能飲酒，遂少服散矣。此文多推測之詞，未敢斷其與當時形情合否？然富人好補品，今日尤甚，海上有因蓋注維他命之劑而致死者，補品之爲害爲益，自古已難言如此，惜多金者未悟耳。散既有發散意，故吾曰藥散之義，不並取於零星散碎。姑存此說，以待實證。

東莞李竹隱

余爲日抄，不意遂一周矣，以余之無恒，有此成績，已屬不惡。然覽題檢書，大爲不易，或謂爲網祭，不知網祭亦仍須讀書也，拙稿刊登之次日，胤檢生先生自城北以廣東新語見遞，因有感於該蟹一文而然，不勝惶恐，蓋余非粵人，買此書時，徒以作者胡翁山曾按文字顯而破鈔，非必有所用之，胤公假閱時，已有相贈意，今又辛勤送回，不幾於有意爲之邪？一笑。頃因覽題，首翻此書，以答胤公雅意，至卷九事語「過洋樂」一條云：「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此又早於朱舜水陳元養三百年矣，第不知今時猶有此風否？京中不乏東莞賢者，深盼有以語我。竹隱

歷史，大足研討，事忙書少，錢未能也。

黃巢菊花詩

秋光漸老，菊有黃華，東籬佳趣，隱逸所高。自來作菊花詩者，多寄託遙遠，韓魏公被黜，有不羨老圃秋容淡，自有黃花晚節香之語，久炙人口，頃見蕭翰軒題集記黃巢菊花詩一則云：「貴耳集載，黃巢五歲時，父翁吟菊花詩，翁思未就，巢信口吟云：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衣黃。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令再賦一篇，巢應聲曰：楓飄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翁大異之。清暇錄又載，巢下第作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金甲。二詩已見歐風之意，豈不爲神器之大盜邪？七修類稿載：明高皇亦有菊花詩云：百花殺，我不殺，我若殺，都殺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似亦祖巢之意，巢之反，巢在於秋，而明兵敗士誠，克大都，皆在八九月，但滿城戴金甲，不過擾亂一番，而穿就黃金甲豈非黃袍加身之象？此所以爲巢之敗，高皇之成也。」按明祖詩見七修類稿卷三十詩文類，巢詩附載，世對英雄，每多附會，黃巢明祖之詩，豈遂可信？然自張端義既已言之，流傳亦云久矣。身雖口吻，或有不凡，若謂即此便占成

敗，不免侯門仁義之誦。

再記過洋樂

余前記李竹隱先生事，東莞有過洋樂之俗，頃承范直公兄示以詳况，頗可感，茲代爲披露如次：「果菴先生，關於李竹隱先生逸事，曾見蘇志，（惜客居京都，未克檢送）所謂過洋樂，在余記憶中，現尚流行，每逢喪殯，不論貧富，此過洋樂，必有吹出者。其器係用竹管，約四寸許，頭端有橫孔，用薄紙或用蔥衣黏之，吹出聲音，哀感動人，相傳我鄉與省港比賽音樂，爲人所敗，好事者以此器吹出送之，意爲誓咒獲勝，至今我鄉名此器爲送喪笛，廣州諺語有「阿雙送殯」謂聽死人笛，不理會你們所說什麼也。但此笛以我鄉爲優，鄉父老且樂道之，惜余生也晚，且在鄉日淺，未能一一奉告耳。熊飛起義，誠然，凡事通廣九石關站，見有巍然一塔兀立者，即熊飛起義所在之地，塔名石榴花塔，蓋以紀念公也。民國成立，袁政府有所謂忠義祠之設，除祀關帝外，旁及歷朝忠義大臣，吾鄉即以熊將軍配焉。」按先生所述，可謂詳盡，唯洋樂究與日本有何關係，仍未著明。屈氏所云樂人衣冠皆東洋式，不知到底若何？范公函後附云，黎國昌先生或所知更多。余與慎圖兄朝夕過從，惜未暇問及，亦極遺憾。李竹隱及熊飛，史並無傳，又

無暇遍考小隸紀年紀傳等書以實之，爲學不易，此一端耳。

書畫金湯

鄭秉珊兄轉代懸陸曙輪先生花舫一頓見投，畫秋葵一枝，伴以山石，白陽神韻，點綴寒齊秋色不少，秉珊兄亦精繪事，山水尤具法度，非今之浪以西法寫中畫者可擬，識者於所爲文字中，不難知其取精用宏，固無待辭費也。頃閱讀事微言，書畫金湯一條，頗可助收藏家爲談資，錄之以省翻檢勞。「一，善趣：賞鑒家，精舍，淨几，風日清美，瓶花茶葉橙橘時，山水間，二人不矜莊，名香修竹拂晒，天下無事，考證，高僧，與奇石鼎彝相傍，睡起，病餘，雪，湯展綬收。二，惡麗：黃梅天，燈下，酒後，研池汁，屋漏水，硬索巧賺輕情，收藏印多胡亂題，代枕傍客催逼，陰雨燥風，尊視，無探料錢次，市談攪，油污手，晒穢地上，臨摹污損，畫魚，強作解，噴嚏，兼僕林立，問價，指甲痕，剪裁指燈。三，落魄：入村漢手，質錢，飲豪門，剪作練裙補材，不肯子，換酒食，盛，水火厄殉裝。」按此所云，固無以易一字，而天下無事一語，余謂尤凡百根本。往昔名家輩出，何莫非受此之賜？方噴嚏之不繼，不以書畫易米者蓋少。若清照詞人金石錄後敘所云，又今日數見不一見者矣。於惡麗一項，余擬着一鼠字，蓋以京中而論，

鼠患之害人，固人人而知之，余所藏書畫冊籍，無不罹此厄者，鼠矢累累如丸，鼠遺片片成滿，齒牙所及，更不堪問，鄰得狸奴守而殲斃，方釋此害。

米價

趙顯北廿二史劄記，唐代米價，貞觀時斗米三錢，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土荒蕪，兼有糧戶之弊，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是以逃亡愈多，耕種愈少，代宗時，斗米一千四百，幾旬接穗，以供官廚，至德後，市有醉人，能爲詳瑞。較貞觀時，幾至數百倍，讀史者至此，可以視事變也。至如攻戰之地，城圍緊絕，尤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安慶緒被圍於相州，斗米錢七萬，魯吳守南陽，斗米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一鼠值四百，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岩，累年廢耕，斗米滿至卅千，官軍執山岩民，賣賊爲食，一人直數十萬。又明代米價：明史周忱傳，時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南京領米，米賤時，俸帖七八石，易銀一兩，忱請重額官田，極貧下戶，準納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代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楊守隨傳：王府贖米每石征銀一兩，後增十之五，守隨入告於王，得如舊。是明中葉米價不過如此，及崇禎四年，斗米值銀四兩，民多從賊，左懋第傳，崇禎時山東

兵荒，米石二十四兩，河南乃每石一百五十兩。按此可注意者，即古代一遇非常，物價上擾之百分比，亦每有超乎想象者，非僅今時爲然也。又自宋以前，中國通用貨幣，尚不以銀爲單位，元明以降，用銀漸廣，而物價益增，若崇禎末每石米價爲百五十兩，折合銀元已二百餘元，較之今日價格，相去幾何？斯又不能不使人驚異者矣。官俸用米，承平時苦米價之低，似亦應考慮處。汪龍莊病榻夢痕錄乾隆五十一年江南大水，無編設粥廠，米價一石四千三百，丹陽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漕馱載道。洋河鎮隸宿遷縣，米制錢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六文，鹽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按又可見承平時之物價變化，清高宗在位六十年，江南無事，故報價如此，已爲奇矣，若今日則夢寐求之米可得耳。

烤肉

故都吃烤肉涮肉，舊事也，亦趣事也。寒霜漸繁，晨起可掬，遙憶松柴白酒，正不減黍粟葷菜。南人不諳此味，都中食肆，雖亦具此，而嗜之者仍是北人，若南人至北方，或以不知食法，轉生笑柄，某年秋，余與友聯飲東萊廡，食火鍋，隔壁二人操南音，亦索此，余與友聯飲東萊廡，食火鍋，隔壁二人操南音，亦索此，余與友聯飲東萊廡，食火鍋，隔壁二人操南音，亦索此，計議良久，營盤將肉片及菜悉數傾入，仍

衰之，半時許，肉老不堪食，相與歎歎，余輩則大嚼噉，因念吾人若旅居百粵，見龍虎之觀，密炙之風，或亦不免乎此耳，按都門瑣記曰：正陽樓以羊肉名，其烤羊肉，置爐於庭，熾炭盈盆，加鐵柵其上，切生羊肉極薄，清以諸料，以礮盛之，其爐可圍十數人，持鑊圍爐旁，解衣盤礴，且烤且嚼，佐以燒酒，過者皆覺其香美。舊都文物略云：八九月間正陽樓之烤羊肉，都人慎重視之，熾炭於盆，以鐵絲罩覆之，切肉者爲專門之技，傳自山西人，其刀法快而薄，片方正，肅隨鑊而炙於火，馨香四溢，食者亦具姿勢，一足立地，一足躡小木几，持箸盤罩上，旁列酒尊，且炙且嚼，往往一人嚼至二三十掉，掉各盛肉四兩，其量亦可驚也。諸所記皆可見吃烤肉之習俗，然週日烤肉亦尙牛，不似爾之以羊爲本，又有「烤肉宛」者，更有啜於正陽樓，頃見曹見微先生有文記之甚詳，不贅。

送寒衣

一之日燔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每於冬時，風味此篇，輒有瑟縮之感。電火韶光，又屆冬日，不知無以卒歲之同胞，尙有幾何。考故都有十月送寒衣之俗，所以竭孝思，懷祖澤，亦良風已。帝京景物略曰：十月一日，紙號裁紙五色，作男女，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紙，識其姓字，

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其夜奠，呼而焚之門，曰送寒衣。新製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劉同人巧於摹物，區區此事，亦必斤斤於男女哭聲比例，風趣可見。荆楚歲時記不載此俗，唯清嘉錄云：十月朔，僧稱十月朔，官府祭郡厲，遊人集山塘，看無祀會，間有墓祭如寒衣者，人無貧富，皆祭其先，多燒冥衣之屬謂之燒衣箱，或延僧道作功德，薦拔新亡，至親亦往拜靈座，謂之新十月朔，蔡雲吳欽云，花自偷開木自凋，小春時候景和暉，火爐不擁燒衣箱，看會人喧十月朔，是南方亦有是節，特名曰燒衣不曰寒衣耳。十月小春，有花開之事，余所寓週日紫荊繡球皆作花，玉蘭亦含苞待發，蔡詩先得之矣。京中似有祭先之俗，而燒衣否未悉。水曹清暇錄燕台新月令十月云：「是月也，曆乃頒，鷓鴣居於藩，籬在戶，羊始市，貼貼入於懷，僧道課經，豈腐凍，山苑化爲蟻。」對寒衣未提，蓋僅十月一日之事，非關節候耳。十月朔曆，或有取於古人以十月爲歲首之意，今國定曆書亦適於是時修訂，咕咕蕭蕭之別意，故都之轉歲者，入冬以葫蘆盛蠅蟬之屬，納懷溫之，鳴絕清曉，以爲一樂，一葫蘆之值，每千百，若豆腐之凍，則北國多寒始然，大江以南尙可衣論，一冬不見冰凍，不以爲異，斯又中國地大物博之徵也。

石 發

前爲行散一則，記魏晉人服五石散事，頃聞唐朱揆讀碑有石發一條，可參證：「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平服石發熱，時人多疑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按準此例，則我人今日食米，日日可謂石發矣，一笑。又都醫行晉宋書故寒石散一條，說此尤詳，並引晉書裴秀傳云，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秦始皇七年薨，時年四十八。王戎傳：戎爲藥發，墮則，得不及禍，臯甫謔傳：服寒食藥，逸錯節度，隆冬覆衾食冰，當暑煩熱，加以歡迎，或若溫寒，或類傷風，浮氣淡瘴，四肢酸重。又宋書王延壽傳：憶往散發，極目流涕。然則補藥之患詎不大哉！古人所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於此又獲一解。

蔡乃煌

「益堅君爲臺撫陳啓泰」一文，頗資掌故，益堅先生卽餘杭褚稼先，清末名御史褚博約之嗣，博約先生官平湖州知府，後下獄爲金陵惰陰書院山長，其在台諫，以敢言稱，然身後凋零，

後人不得不畫筆自給，廉更可爲而不可爲也。清史於陳無傳，以開府一方之大員，而疏略若此，亦一異也。蔡乃煌粵人，原名金湘，作秀才時，殊無賴，好以刀筆爲人構訟，後卒被濯去衣冠，乃挾其兒子乃煌監照北走京都，自應順天鄉試，登乙科，居然以乃煌名而字伯浩，人亦莫辨也。甲午台獨獨立，煌在台爲藩幕，乾沒中朝餉金廿萬而逸，納其資爲四川道員，既又黃緣入都，張又襄適領樞府，遇事推重袁項城，而日以詩鐘自娛，一時名流樊增祥易順鼎等，爭趨侍焉。一日南皮某項城及其他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奕劻亦在，南皮特拈「蛟斷」二字，蔡應聲云：「射虎新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蓋慶邸方與翟鴻機等西林不協，正假京報案類去之，詩上句指此事，下句則指袁張交惡，亦云巧妙矣，慶賞張皆大悅，卽日擢放遼松大道。後以忤載澤去職，辛亥鼎革，復平京，希起用，袁氏鄙之，一日，蔡復集客爲詩鐘，拈「申鑿」二字，客曰：「今日未必能申鑿，往事真堪作鑿鑿。」蔡失色不語，翌日，檮被去京矣。（按詩鐘或謂梁鼎芬作，梁雖便捷，不至以是爲迎合，蔡有詩鐘集石繁園詩鐘，蓋願以此自詡者也）

隨 園

蔣心餘臨川夢傳奇讀陳眉公，隱好一動定場詩曰：製點山

林大槩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彌祭詩書充著作，蠅營蠶窟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可謂讀而虐。然此詩葉衍庵太史謂係詆袁隨園，雖不足據，而袁氏風格，固與此近。余每過小倉山，觀高冠吾氏所爲題額，遙見荒墳蔓草，輒覺即此名士，亦不作久矣，大雅寢微，吾衰誰陳，可堪一慨。考石城山志：隨園舊爲隋織造園，既歸袁氏，易隋爲隨，四山環抱，中間異境，樓台皆依山構造，如梯田狀，雖屋宇鱗次，而占地無多，四圍皆倚峭壁，不設牆牆，入園必循山坡，迤邐而下，固天然形勢也。今則平原一片，雙湖水僅一泓可辨，以外絕無坡坳處，相傳洪寇因糧餉告乏，填平洞壑，賣田以供給僞王府之食米，及克復後，復有掘民髮殖山穀，其土日深日高，遂不能按圖而考其迹矣。是隨園之鞠爲茂草，抑已久矣。黃秋岳筆記云：嘗聞自鶴亭言，在京師販市，得此本隨園詩話，不知誰氏所批，中有一則，言幼時隨其母至江甯，見袁簡齋之夫人于隨園，談次，袁夫人自詆所居，荒烟蔓草，異鬼爲鄰，入市購物平糶，爲良人風雅所累云云，今按其地，距市仍遠，年前日本神社動工之先，曾盡發其地棺柩，豈自袁夫人時，卽有義塚邪？嗚呼過其地，詢種菜人，則地猶袁姓，青門尙可種瓜，亦可羨耳。

書生嘆

書生百無一用，黃仲則之言哀矣。百物湧貴，生計艱難，而書生之悲嘆益多，甚有不能謀朝夕者，數十年後，視此不知以爲如何？陸放翁書生嘆，雖接東極賞之，蓋放翁亦有所感而發乎？其詩曰：「君不見城中小兒計不疏，寶奩寶餅活有餘，夜歸無事喚僮侶，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見關頭男子手把鋤，丁字不識稱農夫，筋力雖勞憂患少，春秋社飲常歡娛。可憐秀才最誤計，一生衣食囊中書！聲名才出衆毀棄，中道不復能他圖，抱書飽死在空谷，人雖可罪汝亦愚，曼倩豈卽賢傑儲！」

羅評云：「中道句真正書狀。」吁，書生之所以爲書生，正在其不能爲他圖耳，翻手爲雲，覆手爲雨者，固不得與於書生，卽之胡之越又豈書生所應爾邪？今之棄學而商者甚衆，海上稱之曰動腦筋，吾輩獨苦未能，其腦筋或幾乎竭矣。以迂執之見，應波瀾之世，宜其死於空谷，而無所訴也。

端方

端午橋有小慧，善伺人意，初附新黨，既見其勢不能自存，乃又悔焉，然新黨敗後，終稍受垂青，秋是閣筆記云：端午橋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猶憶上海某中書者，發起一組

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作登高呼，時端正開府兩江，其中書趨謝節，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喪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豈事廢矣。唯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彷彿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响，笑曰：君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周視在座諸僚曰：君輩亦深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已皆大笑，端茶送客矣。按文宗嗜拳飲時，台陳或陳春樂之害，拳飲乃指示文宗云，何不批以朕不知春樂爲何物，着該員明白回奏，陳者果自裁，西后自是益得寵，端之答覆禁賭，亦此類耳。端官兩江久，快事宜多，不知白下有何傳說，若有好事者一蒐輯之，亦快事也。

秦淮

余澹心板橋雜記，寫秦淮蕭瑟風光，宜令人惆悵，所謂：「每當夜深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言笑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世也」者，在澹心當時，固已有「每一過之，萬葉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之嘆，若桃花

扇餘韻云云，又不必吾人顧續矣。昔曾文正收復兩江，不覺遺棄，人多賢之，明人詩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此自極人情之致，不可全以世道人心之論衡之，然太平而後可以笙歌，則又未可木末倒置耳。友朋相遇，無不以艷生事爲言，淚眼問花，花將不語，則余之明年不涉秦淮一步，又豈有冷落肉之思邪？每見夫子廟前，鳩茶羅列，菜色蕭形，爲之不忍，縱月白風清，亦無言笑恩爛之雅興。是則燈江清綠中，更有痛於蒿萊滿目者，况黔垣積虛，依然觸眼乎！

毛人

友人贈人間世合訂本一冊，其第二期即刊老向「吾民其爲毛人手」一文云：「村中老頭兒嘗謂，斤壠如超過京錢百文之價，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尋釋斯言，意義有二，蓋一則以懼，懼其反時生靈塗炭，一則以喜，喜其亂後鹽價得平也。夫京錢百文，合孔方銅長五十之數，當十銅元僅五枚也，今則鹽商巧思藉改用新銜之名，行增加鹽稅之實，以量減一兩有六之新秤，每斤且漲至銅元五十四枚，合京錢千文而有奇，村中老太太們又說：碩鼠食鹽，則絨毛盡脫，化而爲蠅蛆；人則適得其反，如不食鹽則編體生毛，狀如西藏之犛牛。若然，則既免鹽商之剝，又有寒衣之備，吾民其爲毛人手！」今日讀此，不

免突爲少見，蓋私鹽已漲十五元一斤，猶無買處；而配給之官鹽又遲延不至，毛人之說，果其將實現歟？古人設喻，以駕馬鹽車，牽延隨販爲賢者情，殊不知於今之馬，欲負鹽車而不得。古又有無鹽之邑，不知其民何以爲活。世每云恬淡自甘，恬得靜趣，淡實不甘。聞西南夷以鹽爲珍物，家有客至輒奉少鹽使話之，或吾人不久亦將以此爲憐遺矣，書博一笑。

胡餅

胡餅，卽今之燒餅。燒餅演義亦甚矣，始余來京時，枚不過一分，成餡以蔥脂，二分；每晨買兩枚，并饅餛佐而食之，早點之最適者也。厥後以角計，而五角，而一元，每漲價，寒具忽龐然大，餅如之，久而瘦輪，及其不足以塞吾人之一嚼，則又驟大，而價增焉，以是驗胡餅之低昂，無成爽，欲取姑與，亦買者伎倆之一也。考胡餅出西域，漢唐與西域交通繁，胡俗漸入長安，故古詩有胡姬酒家胡語話。玄宗東奔，平咸陽，飢甚，皇孫等抱父老麥飯食，而楊國忠市胡餅以獻，當是此物，薄沱麥飯，以中興而傳，胡餅則不因蒙塵之君而獲佳話，是亦飲食之不平也。中國鹽麥，雖有餅名，如齊民要術所稱餅法者，則皆今之鹽條，故又名水引餅，謂加水引之。形如委甍。今兩人食鹽，似仍僅此一法，不諸其他，固古意矣。然或有炊

餅，水澆傳潘氏素砧之所售是，蓋加酵粉蒸熟，今謂蒸餅者，燒餅來具，爲全國最通行最庸美之晨餐，是卽謂我國皆胡化，亦未爲已甚。中國民族，喜吸收外來文化，卽飲食小事，未嘗不可爲證。若今之衣服，純然蒙古式之胡服，與古意相去極遠，然其利便，殊倍麗博袖廣襟，取實際而去虛形，又不能不加以讚美者也。燕京學報曾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之概，詳瞻精博，此不過摘其一端耳。

衣衾棺槨詩

賈丁氏排印歷代詩話一年矣，既忙且懶，迄未一翻，冬雨連霽，寒鈞擁絮，不免取資消遣，乃甫展卷卽見秋實隨筆衣衾棺槨詩，甚奇，遂摘以實吾抄云。「余病中偶見法華老衲吟詩，戲云，何不補足衣衾棺槨四首，老衲欣然援筆而成，命之曰大歸詩，余亦和作，遂忘其病，時人以死爲諱，讀此得毋大駭？然所謂死者，果駭而可避邪！詩并錄於左：見女千行淚點汗，著來寒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錄。翠袖明瓏長已矣，緜囊命卷得知無？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衣）越紉吳綾細剪裁，千條百結裹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伯灰；不許鴛鴦橋並翼，任他蝴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倚枕鏗鏘子夜來。（衣）誰信千年水不開

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豔，盡受人間一石才；水土
 幾番灰却了，山林又復斧斤來；還愁仙骨埋離壘，碧落殷勤選
 玉材。(棺) 澤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蟻蟻一生忙
 不了，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骷髏語，爲問王孫意底如！
 (柳) 和云，披來已是四肢僵，誰與身裁較短長；白骨幾根
 撐作樂，銅棺三寸貯爲箱；永辭裘葛春秋換，却省晨昏著脫忙
 ；重戀人生衣錦樂，蒸醞應燕返魂香。(衣) 一蓋長年仰面人
 ；夜台從此不知春，葡萄醞釀三生夢，翡翠文憑累劫身；但有
 漆燈時閃爍，更無玉體共橫陳，秋墳雨打歌蒿里，掩鼻骷髏得
 句新。(妾) 東園祕善作安居，匠斧經營淺淡初，千古賢愚從
 論定，兩旁兒女總成虛；崔家尙有黃金盃，唐苑甯無白玉魚，
 獨是英雄戰場上，裏尸馬革不關渠。(棺) 皮囊臭腐豈知悔，
 玉匣蛟龍作妾壘，黃土落時先露角，青燐明處不燒邊；狸狐跳
 嚙重扉外，蟻蟻奔馳逐道連，縱是三生得同穴，四層木板隔塵
 緣。(柳) 按秋實隨筆作者，西安馬石亭，與杭董浦爲友，
 楊復雲跋云：秋實隨筆，鮑丈以文所貽，余劇愛其中衣裳棺槨
 詩八章，旨趣深遠云云，則古人已有先我欣賞之者。首唱與和
 章各有佳句，非必通首皆瑜也。

稿費

中和月刊四卷七期刊葉選庵先生撰文字例云：「碑傳序記
 每篇三百字以內，備券三千元，頌贊題跋，每字標書并計，
 廿元，詩五七言長古，每首二千元，短古及五七律，每首一千
 元，五七絕每首三百元至五百元，詞中調視長古，小令視律詩
 聯語，不逾十五字者每副五百元至一千元。」晚近所見潤格
 此爲觀止矣，而以一字論直，恐亦以此爲嚆矢。然海上米價
 每石一千六百，三百字文，不過兩石米，變前念元之數耳，以
 當時潤資爲衡，要稱最廉，若干字斗米，尙以爲甚，不知視此
 又作何說。日知錄十九，引王楙野客叢書，作文受謝，非始
 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
 爲文，奉黃金百斤，此風西漢已然，蓋洪邁容齋隨筆有作文受
 謝，始於晉唐之論也。韓退之諛墓，劉禹錫爲祭文有曰：公鼎
 侯碑，志隨表阡，一字之價，釐金如山。故有劉又持金，讓爲
 諛墓所獲之事，若在今日，亦爲塵分，豈可自爲非義。杜工部
 八哀詩，言李北海：「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
 ，紫羅隨劍几，義取無虛歲」，稱爲義取，實緣與褚克復耳不
 同，何物劉又，輒敢非韓公邪？唐潤筆多以實物，杜詩已可證
 ，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誌，饋以織素車馬，價值六七十萬，白
 以微之繁友，不忍取而舍之寺，亦可參照。故今所謂斗米千字
 云云，古人固已先我行之，特古今之值遠殊而已，頃於冷睚賈

選庵先生所印趙承旨賸巴碑一冊，價才六十元，而有先生題字兩行，倘以廿元一字之調例計之，所獲不已多乎？百無聊賴，持此自解。

沈愚漢

沈蓋，字漁漢，一字北山，湖南人，光緒廿九年以言論不備，被謫入獄。余欲考其詳細經過而不得，（江亢虎先生在文友一文，亦談及之）蓋余對文字之獄頗感興趣，每欲搜集此項材料也。王小航方家園紀事詩注云：光緒二十九年，沈漁漢被某國陷人獄，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矣。其明年，余（小航先生自稱）入獄，即沈之屋（王氏因讀成變法會勸皇帝太后出洋進歷，吏部不為代奏，為光緒帝所知，蓋羅滿漢六堂官。戊戌變作，王亡命日本，返國後，一度入獄），粉飾有黑紫叢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灑也；獄卒言，夜半有官來，遣太后傳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死報，沈體極壯，擊杖交下，傷身傷折，久不死，連擊兩三點鐘氣始絕云。所記已足使人慄慄，而黃秋岳筆記所記，尤可不寒而慄。原文云：精術先生被逮入北獄時，有一獄卒，嘗為述沈事，嘆息言曰：彼一鐵漢也；當被捕時，老佛爺本欲即殺之；萬壽在邇，乃命杖死，行刑官宣讀時，彼面不變色，但曰：請快些了事。於是亂杖

交下，骨折肉潰，流血滿地，氣猶未絕，呼曰這樣不得了的，快把我堵住罷！於是裂其衣幅，塞口鼻及股道，再杖始絕云云，精術先生近為予言之，彌嘆其壯烈。沈在北京被捕時，章太炎方在上海獄中，有詩曰：「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令在易京門！」末云：「中陰應待我，南北獲新墳。」語甚沈雄，亦稱沈之壯烈也。夫新聞界有此壯烈人物，而後進不之知，似非敬賢之道，故特表而出之，如有人紀述其被罪詳細情形，發潛德之幽光，彰往哲之前烈，更所盼也。

渾蛋

閱天津華學潤先生辛丑日記，大部記貴州主考事，翔實樓茂，具有北人風格。余與先生芻蕘華以憶兄共事數年，久仰遺型，蓋亦一有維新頭腦之人物也。先生工數學，雖捷南宮，不廢籌策，其日記中記在路途，猶以布算為消遣，厥後津浦路局及開灤礦局諸人，泰半先生及門弟子；而陶孟和先生，與有世誼，故為之纂輯日記，付之剞劂。若以書法著名北方之華錫臣士奎，則輩分與先生為叔姪行，日記中記其過從甚密。因憶王小航先生方家園雜詠紀事詩，有記華學潤事，諒為先生叔子，字實甫，又字石斧，好理化，日記中恆記買化學藥品及晒圖紙等事，皆為實甫所辦者，實甫尊人祝堂公則極守舊，惜學匪，

時官停那，爲京官領袖，旋奉命典試閩省，國考官用停那者甚稀，此蓋銜令宣傳大計，治路勸化魯莊漸開四省督撫也。學漢聞之，勸曰：父親借此適難好極了，天津北京，不久必失，不能走者苦矣。祝嘗曰：你小孩子懂什麼，天道六十年一變，今滅洋之期已近，我豈惑哉！學漢答曰：無怪乎人說三品以上皆深蛋也。王氏所記原文如此，以子督父爲深蛋，大奇，然當日京官之不聽事，蓋亦可見。寶竹坡太史之子壽伯菲，寄寓華宅，此役竟殉難，學漢先生與同寓，則借寶甫共爲理後事，是時北京之困難，什百今日，其風義又足多矣。北俗罵人喜用深蛋，官場尤甚。憶某筆記某公宣統間爲奉天鹽司，名其科長曰：大深蛋二深蛋，一日客至，欲爲雀戰而賭足關一，乃以電話召其科長曰：「叫大深蛋來」，斯更深蛋之異聞也。

放翁生日

太隸翁招集橋西草堂，爲放翁作生日，僉侍諸君子之列。

翁詩有云：小儒濛濛望京華，無計車書更一家。讀之感慨萬端。吟獎仲雲先生枉談云：我國知識分子論和戰，以五代爲樞紐，五代以前秦半主和，厥後則多言戰。蓋漢唐國勢盛時，羽檄所至，北平朔漢，西抵龜茲，南則交趾人貢，東則三島來學，而役民驅索，勞亦深矣，漢武有輪台之悔，唐人多非戰之什，

即高岸之流，高歌逸奏，又何曾不以古來征戰與人還爲惡乎？至若香山杜陵，尤無論矣。乃至趙宋，國威漸替，政令不出河朔，國家局促中原，及女真蹂躪，乘輿播遷，晉之士夫，議論不定者，遂無不以戰爲言。激切陳辭，痛哭流涕，若胡說之十引十變，真不失爲鏗鏘文字。詩人如放翁，詞人如稼軒，悲憤之句，百世如見其人，副陳腐論，究何與人事？且均不免於附韓之玷，爲人所譏。是國家有主戰之論，必其勢已絕於戰，不若非戰之時，戰有餘而和不足也。武皇開邊意未已，幾成流血成海水，較之度兵大塊，收復新亭，是何境界，讀者當有以語我。余感此論之透闢，不揣其筆墨之陋，拈記如此。任安詩云：詩界千年靡靡風，長魂甫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千古男兒一放翁，以兵魂國魂，付之詩人，殆已誤矣，吾人俯仰千載，追慕古人，不免於萬首詩篇之外，更有若干惘惘耳。

譚祖堯先生論書

太隸翁見報譚祖堯題跋抄本一册，是未經印行者，楷書清整，多論書法并及晚清諸名公疑啓跋語，亦且有釋字故。黃秋岳跋云：掌故既難詢不素，論書尤有獨到語，良不謬也。暇擬贈錄一通，以資披覽。今摘抄其論右軍書法一段云：清道人嘗疑謝亭爲僞，以臨敘爲證，大爲沈寐叟所呵，然寐叟但云更從

何處得行情，不足折道人也。吾謂道人，唐太宗善書，不王寶
 德速，且其時王書甚多，唐去晉如我輩之與董香光，何至標舉
 偽迹，以號召天下乎？且王右軍號為書聖，一時從風，不始於
 太宗，北齊書魏書言：善書多言學王羲之可證。所謂獨者，正
 以變法，若猶循分隸舊法，則時人皆能之，何聖之有！衛索之
 倫，皆能自立一時，而度實謂王顏還舊觀知學古不字，不能更
 出於新意也。被疑王右軍者，不始自清道人，阮芸台南北書派
 論，及蘭亭帖跋，已露新旨，蓋王書之脫變圭角，與漢晉隸書
 體勢相去太遠，以時代論之，不容有此突變也。若謂內府所藏
 必屬真迹，以昭陵之酷好王書，得墨迹數百紙，猶命遠良辨
 其真贋，二千年後，又復何所據乎？昔香光去晉人不過五百年
 ，偽作正復不少，謂公此論，不免礙矣。今日所見漢唐寫經木
 簡，其意均與隸近，雖已解散隸體，而被礙尙存，無一似王書
 之圓熟者，以其迹論，此諸無名之作，不須偽製，自是可信，
 又豈得以清宮所收一二小紙，寥寥數字，遽斷為二王真物而抹
 殺當時流行體製邪？

書貴自成一家

讀祖安先生云：山谷詩：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過
 真。况後世俗尚相高，非力追古昔，何以自拔，不但若日情開

習氣，即一時風尚，某碑某帖，亦不可從，創始者非無工力，
 轉相則效，所謂敵人失脈，非好狗也，談話頗有味。吾國書法
 ，多以臨摹為事，初學臨摹之功，自不可廢，若學之既久，而
 不能生出新意，則亦不足道矣，書派初宗南帖，以二王為高，
 片紙雙字華為珍寶，蓋唐太宗倡導之力居多。至乾嘉後始有言
 北碑者，北碑近古，又較帖意之圓熟生厭者，每有可喜處，書
 林景從，動為風氣，包康之論，所以揚激之者，無所不至，遠
 晚清而趨審之書，無人問津，梁山舟王夢樓，輒被譏測，末流
 所屆，怪態橫出，五角六張，毫無矩矱。比及今日，學子乃廢
 法書而不顧，遠論碑板法帖，即毛筆松烟，亦將輟於塵肆矣，
 平心論之，只要熟而生巧，力而有姿，碑也帖也，夫何所擇？
 若能自成一家，如鄭彥哉吳倉石，取精用宏，斯更士林所不廢
 者耳。

畫展

赴中華留日同學會訪學元兄不遇，僅少至中日文化協會，
 看第二次全國美展。時適晨起，觀者寥寥，然其日既為日曜，
 亦足徵國人之不嗜美術也。美展出品并不其多，以余所知，京
 津及滬上諸名家，闕如者尙不在少。或問摹方始，作品尙未收
 齊歟？抑交通梗阻，未能遍徵歟？余不知畫，顧其畫畫，外行

人不能作內行語，恕不敢妄肆譏諷。但見畫幅橫截，有誤石真山人爲石真山人，誤畫兌之爲畫兌之者，幅幅如是，當非筆誤。以邱壑二公在畫壇之地位，宜乎家喻戶曉，乃猶有魯魚之混，又何怪予觀者之墜落乎？按中國畫事，自以舊京爲中心，畫兌之先生在今今卅五期論其原因甚詳，讀者不妨參閱。清初畫家，太倉之王，陽湖之惲，虞山之吳，杭郡之金，以及明之遺民八大石濤，何一非生長江南，緣何三百年後，此風轉微，其間殊堪吟味。余細考舊京畫者，其實籍仍以南方爲多，特作京華，久住不歸，遂家於北耳。當太平之盛世，樂衣食之無虞，京都百物輻輳，人情淳樸，宜於是者，動有憂憂之念。迫人文既成，尙爾成風，遂令江南萬草，轉不遠燕趙風華，斯則由畫而涉及其他，四不如此者也。若以目下而論，雖寸楮百金，猶不是謀室人一飽，六法雖尙，能維持幾時，又不能不抱杞人之懼矣。

張蔭桓

余前爲粵海花人物漫談，對張德野侍郎佚事，有所擷述。頃買得吳淞川庚子西狩叢談，於張事多言人所未言，張會蔭桓吳氏以爲堪贊方面，自不無知遇之感。戊戌變後張以右新黨遭戾新羅，及庚子端王瑨西后詔殺之，吳記云：「張公於予有若

主恩，聞之惻然。當主對日的時，（甲午之役，張被派爲和議大臣，初被拒，後改李合肥，合肥來及約終他去，仍由張辦理。）余會從事左右，相處歲歲，其精強敏毅，殊出眾表。在總理多年，尤練達外事，翁常熟富國時，倚之真如左右手，凡事必諮而後行，每日手書往復，動至三五次，翁名輩遠在張上，而函中乃署稱吾兄我兒，有時竟稱吾弟，其禮崇相傾，殆已難於極地。今張氏襄輯此項手札，多乎？予不詳，現尙有八册存余處，其當時之親密可想。每至晚間，則以專足送一巨函來，凡是日經辦奏疏文牘，均在其內，必一一經其賞目審定，而後發布。張公好爲押寶之戲，每晚開飯，則招集親知幕僚，圍坐合局，而自爲張主。置匣於案，聽人下注，人占一門，視內之向背以爲勝負，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時發達，有時寶匣已出，則以手作勢令勿開，卽就案角啓封檢閱，封中文件雜沓，多或至數拾通，一家人乘獨侍其左，一人自右攜筆，隨閱隨改，筆抹勾勒，有原稿數字而僅存百餘字者，亦有添改至數千百字者，如疾風掃葉，頃刻都盡，翁推背左右曰：開寶開寶！檢視各注，輪贏出入，仍一一親自核計，錯謬不爽，於通處分如許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謝，謂某事一言破的，某字點鐵成金，感佩之辭，淋漓滿紙，足見其倉促靈敏，固大有精思偉識，足以決謀定計，絕非草草籌畫者，

而當時茶目環視，但見其手揮目送，意到隨筆，毫不覺其有倦。憑經之迹，此真所謂舉重若輕，才大心細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一射張之檢搗，可謂甚至。世固有一等人，其明敏超羣，恆人之上，然不善合書，圭角太露，終不足以襄大業，張樵野之外，近世若徐又錚，殆有同感。按此書所敘，徐一士先生在國聞報隨筆中已有徵引，特亂後書闕，不妨再抄一番，以廣異聞耳。

史 書

史書多未可盡信，劉子玄史通已著疑古篇矣。古事遺遠，宜其難稽，自近代研史者一取實證，古史傳說之齷齪其象者，豈只一端，小駕拘於短視，方抱朱子綱目以爲不可移易，不知堂堂五帝三皇，早已發生動搖，亦可突也。余論近世史，雖其事與人去今不過數十年乃至數年，已有傳述不一無所適從之感。魏收撰史，傳以附成，爲世所譏，此一事也，若夫身爲當軸，大約皆有執筆爲文刊印發布之便利，故私人著述，多有意見在內，亦不足視爲徵信。蔡條鐵圍山叢話，多爲其先人辯護，而世亦不廢其書，此又一事也。近日印刷便利，書可汗牛，一事而有數家之傳，聞者最易墮入五里霧中。頃讀吳淦川庚子西狩叢談，對岑雲林頗致不滿，且云其當年款西奔途中，與太監

相結納，助食王瓜牙，而中和四卷五期所載岑氏樂善漫筆，正汲汲以裁抑閹宦爲言，此究當以何爲信邪？又岑氏督兩廣時，曾於一年內參罷屬吏數十百人，其最著者爲羅印襲貴福，時令南海，樂善漫筆亦紀其撤法狀，而羅氏河海峴嶺錄今寫家聲尸誦之書，所自辨解甚明，此又當以何者爲據乎？聖文編相國與袁世凱臣王不協，幾已傾其出軍機矣，以京報一案不慎，爲小人所擠，遂一蹶不振，然在吳氏書中，亦寫成一義烈忌諱之人，令人不生快惡，斯亦令人疑不能明者，昔者晉友某君曾有一言云：歷史者古人之詠歌也，吾不禁爲之慨然，是則吾人研究歷史，豈非日日展轉於謠言之中乎？噫。

余自前二年十一月起，應王代昌兄之命，爲申報中說部撰文，能書有新抄，擬以界之，月尾，函生兄來京，已得三十餘，即可抄成一帙，由風雨談事爲發軔。夫以此種種行屠取，而張費新與讀者精力，不幾爲歸通邪，然而家有放翁，享之千金，既已有此機緣，亦不願放過，好在函上者中報者不多，未嘗不可自解。抄校既竟，附誌於此，後此有作，當當續書。

十二月一日抄畢記